（上次讲到尊者在寺院闭关时，梦中见到了莲师。当时护法对他说：“莲师跟本尊不二，毫无疑问，儿子能得到父亲的宝藏。”他那次见莲师，就出现了开启甚深伏藏的前相。）

几天过后，在火牛年（1757）10月25日夜晚，我心中对于大古鲁莲师生起了恭敬及胜解信的缘故，眼眶里充满了泪水。以宿世习气稍微发动后，就忆起了莲师，心很伤感：这些红面藏人不作善法，尽作恶业，圣教只剩下影子，似乎是成天由贪嗔来生存的地方。现在我如孤儿般，被遗弃在边地流浪。父亲走了，胜过一切佛的大悲莲师去铜色吉祥山了，何时才有因缘见到呢？想后，随即心中起了无量悲痛，泪水不断地流，在此状态中入睡了。（如同《水月舞者》传记中所说。）

（过了几天，在10月25日夜晚，尊者心里对于莲师起了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当时眼里充满了泪水。宿世的习气稍许发动一下，心里就开始不断地忆念莲师。他心情很伤感：现在落在藏地，旁边的红脸藏人们不作善法，都是造恶，圣教只剩个影子，没有人在心里真实修证，人们好像成天以贪嗔过日子，自己就像被孤单地遗弃在边方之地［就是处在到处都是造恶，没有正法的地方］。父亲莲师走了，大悲怙主去了铜色吉祥山刹土，我什么时候才有见到父亲的缘分呢？他以这样思念，致使内心起了无量悲痛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在这样伤感的心情中入了睡眠。

当时，尊者是以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一心愿依止莲师，这就是得相应的缘起。）

在梦中的光明境界里，心前显现无边无际遍满的大光明。我骑着一头悦意的白色母狮子，顿然跃入无边深远的虚空界。乘空飞越以后，一时出现一个地区的境相，我想，这是尼泊尔殊胜夏绒卡秀塔的外围环形路。

（尊者在现起无量悲痛后，随着就入了梦光明境界。只见眼前显现无边无际的光明。当时骑在一头很悦意的白色母狮子身上，顿时入了不见边际的广袤虚空界。这样乘着虚空飞骑过去后，一时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地区，有很多境界相。这是到哪里呢？尊者认为这时已经到了尼泊尔夏绒卡秀塔的外围环形道路上。）

彼时，在东边环道上行走之际，当即就现见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她把一个木制的扁箍型宝盒交给我，说道：“在清净眷属的现相之中，您是法王赤松德赞；在不清净所化的现相之中，您是森格日巴。这是普贤的意藏，持明莲花生的大界表征，是空行母的大密库。你要知道它的秘密。”宣说完毕，消失无踪。以此我起了大欢喜心。

（尊者说：当时我在东方的环形道上走，随着就现见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她把一个木制的宝盒交给我说：“在心清净了的眷属的境界中，见到你是赤松德赞法王；在心还没清净的眷属的境界中，见到你是森格日巴。这个宝盒是普贤的意藏，持明莲师的大界表征，也是空行母的大密库。你要知道它的秘密。”说完，消失不见。得到这个加持，我生起了大欢喜。

在梦光明里，时空等境界跟人间的境相全然不同。当时尊者见到的不是普通凡夫心识的境界。

法界非常稀奇，到了缘起即将成熟时，就会以一种因缘来引动。当时尊者对莲师起了非常猛利的信心和恭敬，一想起自己被遗弃在周围全是野兽般的恶人的边地，心情非常伤感，一心思念莲师。以这个极度忆念的缘起力，就入了梦光明，开始显现取伏藏的境相了。

这时，自然呈现遍满光明的境相，出现了一头白色母狮子，自己骑在母狮子上，霎时间凌空越过了许多地区，到了夏绒卡秀塔的外围路上。这都是秘密层面的事。其实，在人间由砖石等堆砌成的宝塔外相的当处，就有深密的境界，只是凡夫的心识不清净，受了障蔽见不到而已。

秘密层圣塔的四边都有道路。他走到东边道路时，出现了法界智慧空行母。首先把一个木制的扁箍型宝盒交给他，这里面其实有大法。然后透露了他身份的真相，这同样是三身不二的情形。清净眷属能见到内层、密层等，见他是文殊化现的赤松德赞；不净心识见到的是凡夫同类相。他本是法王赤松德赞，但在现时因缘中，在凡夫不清净的心前就现为人的相，这叫做幻变。其实，化现的本源和所现的相不二，所以虽然有清净眷属和不清净眷属的两种所见，实际是不二的，现前的森格日巴就是法王赤松德赞，也就是尊者的本地风光。

又说到，这个法是“普贤的意藏”。用文字要表诠的就是自性普贤。自性普贤的法藏是极秘密的，也是真实的法，彻证时才能见到它，而这里是用文字符号来诠表。所以，所显现的文字法藏表诠的就是真实法藏，或者说，这部大法要开示或引导的就是悟入自性普贤秘密的法要。后两句也是同类的意思。

“持明莲花生的大界表征”，住在光明中毫无移动的法身莲花生的大界表征。莲师与法界不二，或者说即是法界。莲师所现证的大法界用文字表诠就叫“表征”。或者说，文字所指示和引导趣证的就是莲师所现证的大界，所谓“还归法界而成佛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空行母的大密库”，空行母所证到的秘密法藏，或者所守护的密法，就是这个心髓大法。

实际上，普贤、莲师、空行三者本自不二。空行母宣布完毕就顿然消失。以此因缘，尊者起了大欢喜心。）

启开宝箧，忽然从里面冒上五个黄纸卷和七颗豆子般大小的水晶。当时，我着急地快速打开大的卷轴，随即被一股上品药物的气味熏得全身发麻。但是一想到此法的伏藏主是凶猛易怒的怙主赫拉，心中顿时警惕起来。随后，次第打开卷轴，呈现出总体为舍利塔的形相，塔内充满了密密麻麻的空行表示文字，无法阅读。

（当时尊者在特别欢喜的心情中，急忙打开宝箧，里面自动冒出来五个黄色纸卷和七粒豆子那么大的水晶。他心里很急，很快打开大的卷轴，随即就被一股上品药物的气味熏得全身发麻。这时，想到这部法的伏藏主是赫拉，他管得很严，显现上非常凶猛易怒，心里顿时就警惕起来，提醒自己不要犯错误。之后，次第把纸卷打开，出现了一个总体是舍利塔形状，里面由密密麻麻的空行表示文组成，用分别心无法观察。当时感觉没办法阅读，就准备卷起这个纸卷。）

我正准备收起纸卷时，霎那间宝塔形幻化文字表示图案顿然消失，里面的空行文字顿时转成了藏文——《大悲观音修心法类》，我没有读下去，就放在一边。心想：谁传持这个法呢？我累世的传记如何呢？想到这里，就看到伏藏法的跋文中有一谕令：“此属法王父子的缘分。”

（尊者要收起纸卷时，舍利塔的图案如幻般顿然消失，里面的空行表示文霎那间全转成了藏文，出现了一篇修法——《大悲观音修心法类》。当时尊者读了一些，没全读下去，就放在一边。他心想：这个法由谁来护持、弘扬呢？当时是怎么付嘱的呢？我一世一世的情况如何呢？想到这，就去看伏藏法的后跋，里面有明确的交待：这是属于法王父子的缘分。这里“法王父子”是指藏王赤松德赞和王子穆茹赞普，后者是第一世多珠千的前世。后来果然如此，龙钦宁体的法就是在法王父子的手上传下来的。晋美朗巴尊者是法王赤松德赞的转世，他授权第一世多珠千为龙钦宁提的根本法主）

继续读下去，文字如明镜中顿时齐现般，不知该如何依次阅读。

（尊者再往下读，忽然间，所有的文字顿然全现，就像镜子里顿时现出千万影像那样。因为是一时顿现的缘故，就不知道该怎么依次阅读。这不像人间书本上的文字，依次排列，可以顺着读下去，这是一时顿现，所以读不了。

当年，莲师在他的本性光明中埋藏了本法。这是无生无灭的无为法，最可靠了。不像外在经书上的文字，会以水浸、火烧、风化等因缘而毁坏，也不像内心记忆的文字，受了很强的刺激、昏厥、神志发疯，或者到中阴等时就会失去，这是藏在本性光明中的。到了因缘成熟时，也是一时顿现出来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依次出现，所以无法阅读。）

彼时在此境界中，我生起了无量欢喜。就准备要退回住处，将有些水晶吞在口中，拿着黄纸卷，就打算离开。当时现起境相，有个显现成僧人相的人说：“我早想到你会如此。”并对我显现无比的净相，我认为此人就是大护法赫拉。

（当时在这个境界中，尊者起了无量的欢喜心。他打算要返回住处，把一些水晶含在嘴里，手里拿着黄纸卷，准备离开。当时，出现了一位现僧相的人对他说：“我早知道你会这样。”而且在他面前现了无比的净相。尊者心里胜解，这个现僧人相的就是大护法赫拉。）

这时，我随即到了环形路的北道，又打开另一黄卷，发现是《龙钦宁体指南》这本书。立即，内心大乐觉受无忍炽燃产生。心想：这书是见解脱，我要给阿妈看。虚空中随即出现一个妆饰得很殊妙的女人，我觉得是阿妈，实际是后来在桑耶青普给我解释标志的那个女人。我请她看这一见就解脱的伏藏物，她说：“需保密的还给人看，欢喜得太过度了吧！这是个过失。这不但见到能解脱，品尝也能解脱，你吃下它吧。”我当时就把水晶和纸卷全吞下了，顿然一切句义无余呈现，如同从模子中印出那样，非常稀有的境相。

（再说，尊者很快到了宝塔的环形北道上，这次又打开另一个黄纸卷［先前打开的是五个纸卷中的大纸卷］，发现是一本叫做《龙钦宁体指南》的书。一见这书，内心的大乐觉受就禁不住炽然产生。

尊者说：当时我心里想：这是一见就能得解脱的书，我要给阿妈看。正这么想时，空中出现一位以种种饰品严饰得很殊妙的女人，我认为是阿妈。我就请她看看这个一见就能解脱的伏藏物。她说：“要保密的还给人看，你是欢喜得过度了，这是个过失。这不但是见到就能解脱，品尝也能解脱，你把它吃下去。”当时尊者立即把水晶和纸卷吞下去了，一切句义顿时在心中呈现，就像从模子中印出来那样清晰，有无量的稀有相。）

我从觉证中醒来后，心念唯一住在大乐中。从此在我的梦光明境界里，出现了广大的净相，一世一世的授记就如同《水月舞者》中所说那样。

（尊者从这一证境中醒来后，心念纯一地住在大乐当中，而没有别的。这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在他的梦光明中，不断地见到无量广大的净相，和自己一世一世身份情形的授记。）

尊者在传记中说道：就众生一边来说，本来没有万法，然而以业力仍会变现这些相来。同样从修证者来说，在修行时，由于与佛的悲愿力和合，也会有现而无自性的种种的觉受、净相等。我讲述这些是为了使后人起信心。

（尊者在自传里还讲到：依众生的情况来说，本来没有万法，但是以业力仍然会无而显现各种各样的相，包括根身、器界、受用［色声香味触］等无量无边的虚妄显现。修行时，心跟佛的悲愿力和合，也会出现种种现而无自性的觉受、净相等等。意思是在修证过程中，以缘起力同样会出现各种境界，这也同样是没有实体的一种幻现，都是缘起力用的一种表演、一种游戏。尊者说：我讲这些是为了让后世学人生起信心。）

我向依怙上师图却多杰请教这些状况，上师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成就者，要一个接一个地取出传承下来的真实伏藏，以及以净相意伏藏而出现无量法门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暂时要特别保密等。”

（尊者后来把这些修行和梦光明的净相向上师请教后，上师说：“你这样的成就者，会一个个地取出佛语伏藏，和在净相中显现无量法门，这是不必疑虑的。”意思是，像你这类宁玛派成就者，一个是外在取的佛语伏藏，一个是光明中出现的意伏藏，这是因缘成熟时自然就会出现的。不必怀疑这些不可靠，这些都是非常清净的殊胜法门。）

说完，我心里也想：现今五浊恶世，取伏藏和出净相有多种的情况，人们都入了疑惑之网。总的来说，对于空行大密藏能自在而转的征象未持在自己手上的话，有些人以气脉状况和某些特殊天性，也能随意唱得出道歌，会现出一些零散偈颂，结果就认定这是净相法门等，自以为是大的事业，此类情形也是见闻很多的。再者，如果有勇父空行圣者劝请我取伏藏的话，若对于自己的寿命、事业的缘起有损害，那不得不干。除此之外，我在七年里甚至对着风也不宣说，纯粹无分别安住，对此我再不想什么了。如是断定后，就放下而安住了。

（尊者说：上师这样肯定后，我心里也想：在现今的浊世，像是取伏藏、出净相等情况多种多样。人们都入了疑惑之网：这是真实的佛语伏藏、在光明中现出的意伏藏，还是魔现出的假伏藏？等等。真真假假难以分辨。

尊者说：我总的看法是：对于空行大密藏能够自在而转的征象，没有真的持在自己手上或者把握的话，有些人因为气脉顺畅，或者出于慧业文人的天性，也会随意唱出道歌来，出现一些零星的偈颂。像这类情况也经常能见到听到。实际都是虚假的伏藏或法门。

他又想：如果真的有圣者勇父空行劝我立即取伏藏，那我不取的话，对于自己的寿命、事业的缘起会有损害，所以绝对要去做。如果没这个情况，那我在七年里，一定守住誓约，甚至对着风也不宣讲。

这事出现以后，尊者心里无分别而住，再也不想它了。这样决定后，就完全放下它。一直到七年后，因缘成熟时，才宣布了这个伏藏法。这期间完全保密，自己的心也根本不去想它，就这么放下了。）

复次，到了我31岁，即地兔年时，由三宝三根本海的大悲力，三年三月零三天的闭关无碍完成。作了解脱的灌顶、取悉地的仪轨，同时一起作的喜筵。

（尊者说：我31岁时，由于三宝三根本海的大悲力加被，三年三月三天的闭关没有障碍地完成了。通常闭关结束要给自己作灌顶，这叫做“自入灌顶”。就像金刚阿阇黎给别人灌顶前，先要给自己灌顶那样。在闭关结束时，他给自己作了解脱的灌顶，也修了取悉地的仪轨。）

在一个树林围绕的欢喜园，与施主们晤面。依白度母如意轮而作长寿灌顶，作了比较大的荟供。

（出关后，在一个树木围绕的欢喜园和施主们见面，作了白度母的灌顶和荟供。白度母是长寿三尊之一，属于女本尊。）

虽然当地亲与非亲的一切众生都奉我为礼拜供养处，但我心想：恐怕心会变成老油子。无量贪嗔等过患的来源就是对家乡和当地寺院的贪著，应当如唾液般舍掉，居无定所，随缘度日，心已足矣。只想做一个童真的、与人无不融合的修道士。

（尊者出关后，当地无论是亲友、非亲友，都一致认为他是了不起的大德，而奉为礼拜供养处。

但尊者想：这样下去不好，自己搅在世俗八法里会成一个老油子。因为处在高位，接受顶礼供养等，会生很多贪嗔，时间一长就成老油子了。

他又想：贪著家乡和当地的寺院，是贪嗔、骄慢、嫉妒、散乱、放逸等无穷无尽过患的来源，会坏掉我的修法。尊者特别明知苦和集。对藏人来说，所谓“世间”，一个是家乡，一个是当地的寺院。这里人来人往，亲友、眷属、弟子等围绕在身边，这都是烦恼的根源。

所以尊者想：我要像唾液一样把贪著去掉，真正当一个舍世的云游僧，居无定所。不固定住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住久了会出现过患。自己随缘度日，一切都心满意足，不希求什么。只想做一个童真的、与人无不融合的修道者，不求名闻利养。

一般人认为，自己处在上师的地位，得很多恭敬、供养等很好，求之不得。岂不知名利就像毒药，会失坏修行。这就是当时尊者的想法。“童真”，指不带我执、我所执引起的各种假面具，以及伪装、矫饰、贪嗔、竞争、散乱等等，永保童真的心，跟任何人无不融洽和合。这是他心中的所愿。）

当时，亲附我的那些人说：“你从此地去他乡，食住都不方便，这不妥吧？”感觉似乎在特别怜悯地开导，我觉得就快入到诱惑的狱中了。

（尊者说：我做了这个决定后，很多亲近我的人都说：“您从这里到他乡异地，吃住都不方便，这样多不妥当！”他们好像很有怜悯心地在作教导，我感觉快要入到诱惑的牢狱中了。也就是，听别人这么说，心不清醒就会被情所动。

但尊者不会上当，他后面就唱道歌劝自心出离，修真实的道，不在虚假上停留。修道即生成就是一条长远的路，一定要有特别深远的见识，不要被中间一点小名小利小成就给耽误了。）

彼时脱口而出，唱出道歌，劝励自心：

“唉玛吙！

教主释迦狮，

雪域有缘的圣观音，

诸佛总集大邬金，

由衷胜解作祈请，

令老油子的心转向法。”

（面对亲友们怜愍劝诱的假象，尊者当即脱口而出，唱出以下道歌劝自己。

“唉玛吙”是惊叹词，意思是奇哉。这是至心祈请释迦佛、观音圣尊和莲师。

尊者唱道：教主释迦佛；藏地有情共同有缘的观音圣尊，西藏是观音化土，由观音大悲力而出现了这个民族，所以与藏土众生普遍有缘的是观世音菩萨；以及诸佛总集邬金莲师，我以胜解至心祈祷，让我这个老油子一心转向法，不要落在非法中。

什么是非法？就是用佛教来搞名利，或者外现修行，实际落在贪嗔和世间八法里，散乱在世法和佛法的琐事中。）

“轮回的自性于何者思维，

亦生厌患与出离，如同巨大寒水石。”

（无论从哪方面思维，轮回的自性都是苦的。轮回不是别的，就是当下的五取蕴。我们念念都在起惑、造业、感苦，所以念念都是轮回，从没脱离苦的轮转。不论从苦、乐、舍哪种境界，善趣恶趣任何处，或者成功失败、悲欢聚散等哪方面思维，都充满了过患，没有一点好的。

这就譬喻成一块巨大的寒水石，接触哪里都有冰凉刺骨的苦，没有一点舒服的。同样，轮回里没有一点真实的安乐或可休歇处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得不出离，不能再为着现世的名利耽误解脱大事，那实在是愚不可及。深陷在三苦炽燃逼恼的状况中，不停地在苦中轮转，这样还不寻求出离，任由这种状况发展，难道自己真的像铁球一样，是个没有心的人吗？）

“今世得了暇满宝，

人生却多时已空过。

虽从内心想修法，

却散于八法，似善实已杂。”

（这一世得了暇满宝，可是人生多数时间已经浪费，没剩下多少。心里一直想：我要好好修法，其他事没有意义。然而不由自主地散乱在八法里。好像修一点善法，实际都跟八法杂在一起了。

我们切莫骗自己，以为修了很多善。检点一下就发现，行善的时候，不断地执著我的名、我的利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功德等等。处在各种应酬里，根本防不住心，不断地散乱在尘境中。

这里尊者直截了当地检点自己：我不要做这些在八法里散乱的事。看起来好像修一点善，别人也有些表面的赞叹，其实说的都是闲话，做的也都是闲事，都杂了很多世间法的毒。）

“虽以五欲为道行密法，

却驰于五毒烦恼自相上。”

（看起来好像在行密咒行，以五欲为道，实际已跑到五毒烦恼的自相上了。

比如说以贪为道，刚修才两分钟，就已经跑到真正的贪上去了；以嗔为道，结果是真正起了嗔；以散乱为道，也成了真实的散乱。可见并没有以它做到“道”，心里出来的东西没变，还是原来那个烦恼。）

“虽在寺中修静虑，

却为着存亡两财，忙着经忏颇瓦而度日。”

（虽然在寺院里修静虑，天天打坐、修定，但处在俗人的包围圈里，各种琐事会纷至沓来。

在藏地，人们普遍对闭关的行者特别看重，认为供养他肯定有利益，所以家里要禳灾、度亡、祈福等等，就往关房里送供养。结果，说是在寺院里修定，其实有忙不完的事。得到了为死人和活人做法事的两种信财后，一直忙个不停，时间都在忙着做经忏和念颇瓦中度过了。所以，尊者想赶紧舍掉家乡和家乡的寺院，因为这里的缘太多，缘多了就修不了了。）

“虽修生圆双运法，

却以势利名称外散而空过。”

（虽然修生圆次第双运，但还没做到如法时，心已经随具威势的虚假名誉而向外散乱了。

人们会说：他是了不起的密咒士，修息法很灵验，修诛法很厉害，生起次第修得好，扎龙也不错。结果自己就有了具威势的大名称。说是修生圆次第，心已经跟虚名跑了。

这就告诉我们，前行的基础没打好，修正行往往会落到这上面。法当然殊胜，比前行高才叫正行，但人的心很差，一得到高的名称、声望等，就不由自主地跌在世间法里了。心没有通过前行得以成熟，还有很多贪著八法等的烦恼心，内在的心没变，面对法的时候，还是杂染心在起作用。

这是当今时代的普遍现象。修行人不重视前行，一开始就修高法。虽然修的是很好的法，但内在的心没有修好，结果遇到世间境缘时，根本把持不住，直接陷在名利的魔网中，或者落入了散乱。这都是点出了痛处。）

“虽知本净自面赤裸裸，

却住在后得觉受的皮子上。”

（虽然知道本净的自面是赤裸裸的，但往往住在后得觉受的皮子上。虽说有一点悟，然而心持不住。）

“虽已出现离边广界之证德，

夜梦却迷惑入歧途了。”

（虽然现了离边广界的证德，但不能打成一片，到了夜晚入梦时，又迷惑入歧途了。

即使白天做得了主，能始终保住而不入迷，但入梦时，往往又在迷掉了，在境界里浑掉了，所以悟后要长期保任。唐代得成就的禅师多，因为他们有坚决的出离，悟后住山几十年保养圣胎。后来成就的人则越来越少，就是因为普遍不重视出离，导致大道无法圆成。

我们一生修道要把握四个重点，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、无二慧和求生净土。当前初步阶段，要以出离心为主要的修行，要修坚固，要贯彻一生。）

“虽对他人劝善说忠告，

却成了绮语、耻笑因。”

（虽然对别人说“你要行善”等，作各种劝告，但却成了绮语、闲话。自己都做不到，还教别人，完全成了他人耻笑的因。

这就叫不究竟的利他。自己没修好，就在别人面前说各种劝善的忠告，自以为是，好为人师，都成了说闲话。所以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冒充老师。）

“佛说的未来诸授记，

现今众生的头上已降临。”

（佛对于未来作的各种授记，已经在今天众生的身上出现了。

这是一种厌离的话。末法时期的人多数注重外在假相，真正能长期精修，有证德的人非常少。大家都迫不及待，想马上开悟，但是没有一生修行的誓愿，连最初的出离心都有问题，是很难成就的。

这也是世尊的授记，未来时代，人越来越没有修行。譬如经中说：佛灭后五百年属于正法时期，人们能证果；第二五百年，人能修定；第三五百年，能多闻读诵；第四五百年，能造塔修福；第五五百年，基本都是斗诤。）

“思维如今什么也不需，

从内心想修真实法。”

（想一想现在对世间法一无所求，什么名利享受、眷属资财、地位权势，我什么也不要。我从心里想修真实的圣法，或者一生以修法来度过。）

“前贤住处加持大，

然于如法行的静处，无熟无亲的空山当出行。”

（虽然古德先贤住的地方有大加持，自己却想去能如法修行的寂静地。那里没有熟人，也没有亲戚，独自一人在空山里修行。）

“无供养则师长不喜欢，

未分配则僧众谁喜欢，

无受用则道友聚而离，

无眷属信众必为众人轻，

教众之义岂能有所成？”

（“教众之义”指圣教和众生方面有意义的事。）

（如果没有很多供养，上位的师长就不欢喜；没有东西给大家分，僧众哪个喜欢你？没有受用的话，道友原来跟你聚在一起吃喝，后来也会离开；没有很多出家眷属和在家信众，大家就瞧不起。就像今天，谁有地位，有很多徒众，大家就欣赏他。至于布衣褴褛，讲究修行的人，人们都瞧不起。这都是颠倒相。

尊者以厌离心说：像这样，对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哪里做得成？这个时代，在家和出家的团体里都有很多杂染，搅来搅去就成了世间法。这样，连心都抽不出来，陷在世间法里，对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能真正作出贡献吗？这不成了自欺吗？）

“嗟吙！

于平居处不贪著，

修绳总在腰上缠，

石堡雪山兰若处，

无住的广大界中休歇。”

（好啊！我现在不贪求平时的住处，修绳在自己腰上缠住，我想在雪山阿兰若处，不染任何世间法，没有亲友、名利等耽著，心不落于尘劳，在不住相的广大界中休歇。）

过了一段时间，想到吉祥桑耶青普建立修行的胜幢，就往那边走。到了桑耶寺附近时，在稀有的五座石塔处，做了荟供、酬补。不清净的现相消失了，心前现了无量清净相，这时唱了下面的道歌。

（过了一段时间，尊者想去吉祥桑耶青普建立修行的胜幢，不想搞那些不究竟的事。于是发心去青普闭关。

来到了桑耶寺旁边，那里有稀有的五座石塔，尊者就在这里做了荟供和酬补。当时的证境是不清净的现相顿时消失，心前现出了无量的清净相，对此他唱了以下的道歌。）

“顶礼五部佛莲足！于有相戏论的善行，建立了远离自欲的命要；于生起次第器情清净，了知了无著而自现的关要；于此生全心修行，远离了对证道迹相的欲求。从错谬三处的险地中已脱离，这是我闻的近取处。”

（在敬礼了五部佛莲足后，尊者说明自身由闻思修直接取得了何种成果。

他首先说从闻直接能达到的地方，其次说从思能达到的地方，之后说从修能达到的地方。有时候从闻直接可以达到，不必再思维，一听就能把握到。在更细处，他通过思能把握到，不必经过修。在最细处，他通过修能够把握到。

尊者首先说：我以闻为因，达到了从三种错谬的险地中脱离。怎么脱离了三种错谬险地呢？就是前六句所说的。

第一是在有相戏论的善行上远离了自欲。世俗的善行都属于有相的戏论，这上根本的歧途是脱离不了自欲。总想着：“为了我如何如何，我要怎样……”做善法的时候，总有想求名誉，在别人面前展现等的心，或者特别计较自己做了什么，一直是缘着“我”来求的，这叫做“自欲”。这种心脱不了就是一种险路。尊者说：这个歧途，我在闻的时候就超过了。

“远离自欲”，是修大乘道利他行时，如命根一样的要点，有了它才有清净的利他行。比如，说是利益别人，实际是为了自己脸面好看。或者，说是发心做事，但一检查，凡是自我满足的时候就高兴，自我不得满足就不高兴，那是为谁在做呢？显然是为着自己。这就叫自欲，它很难脱离。

一旦离了它，就有了大乘道的命要。在利他行上，像命根一样的要点，就是心里完全舍弃自欲。丝毫不顾恋自己，才是清净的利他行。如果一直缠绕在“我”上，做什么事都要观待我喜不喜欢？我有没有成就感？得不得满足？等等，那么说到底，做利他就是为了自己。这是修行中，第一个会发生错谬的险处，一落到这上面，一辈子做的无非是为自己求名利。

名利心很难除。不必说粗的，像是大张旗鼓地求名誉、称赞、钱财等等，但凡心里总想着“我”，有一种爱重自我的心，就叫做自欲。一有了它，就不会发生清净的利他行。

以上讲的第一个歧途，大家听了应该有所触动。

第二是在生起次第器情清净方面，没有了平庸的耽著。心上再没有净与不净等的耽著，这时本来的清净相自己就会现。尊者已经了解了这个关要，超出了耽著的歧途。

总是分别这个清净，那个不清净，那个更清净，好坏、得失、净秽、圣凡等等，始终在分别里缠绕，落在耽著的戏论里。这样本来的清净就现不出来，完全落歧途了。

如果没在心要上用功实修，修法就没有进步的机缘。盲目修法更是不行，口里念念，心里没有见解。现在的人连见解都没有就随便修，心落在歧途里根本不晓得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

第三是此生全心地修行，对于外在成就境界相的欲求完全远离了。不求外在得神通、证相等等。

真正的修行重根本，不重枝末。这跟禅宗大德说的“但得本，不愁末”是一味的。重道本，不重神通外相就对了。尊者说：我在道的根本上全心修行，不在外面的神通等迹相上着眼，对这方面的欲已经脱离了。

有些人一心求神通、能力、境界等外相，得一点小神通就沾沾自喜，沉浸其中。这种有所得的心是很大的魔障，是入了歧途险地，很多人难以脱出。

一般没修好心的人，在在处处落在这三个歧途里。尊者说：我通过闻已经脱离了这些歧途。）

思考题

一、尊者入梦光明的当晚，是如何忆念莲师的？

二、思维尊者入梦光明取意伏藏的全过程。应如何看待修行者出净相这类事？学习这一段对我们生信心有何帮助？

三、尊者在普受当地人敬奉时是怎样想的？这对我们修行有何启发？

四、在道歌中，尊者检点、指出了哪八种不如理修行的相？随自己修行浅深，反省是否有这些过失。

五、尊者由闻取得了何种成果？